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陽貨章

講錄云陽貨之間。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不認在自已身上說。吾將仕矣。亦只閑閑說。不頂懷寶失時來。陽貨無數機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性相近章

陽明云。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

則同耳。刪正云。儒者學孔而憚於異孟。故以此性兼氣質而言性。只一個。何曾有兩個。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於天命。故其初皆相近。二者皆繼之者。善不大懸絕也。習相遠。只就惡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孔子雖不說善。却其所以相近者何物。孟子揀世之言也。不曰善。不足以破當世之言不善者。故其詞寔。夫子閒論性也。只言相近而理已足矣。

惟上智章

既曰性近矣。使又有此不移之兩人。所謂相近者安

在此論習也。非論性也。性無智愚。智愚者習也。習習而上。愚習而下。則習之極而疑於性矣。不知正是習遠之極處。而性之近者自若也。夫子恐人執其上下已成之跡。而遂疑性有善有不善。故覆周而言之。必如此說。方無病。○此楊貞復先生說。

武城章

徐岩泉云。或者見弦歌二字。將道泥定在禮樂上。禮樂豈不是道。但道自該得大。豈止禮樂。管云。聖人無誑語。既是子游學道之言。則前言之戲。何當也。蓋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興禮樂。而獨用

於武城何異於一葦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時之感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弦歌蓋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弦歌用於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公山章

聖人之用公山自有妙處。非庸人之所能臆度。吾其爲東周乎。說得宛然在目。却不說如何下手。今人代爲作用。恐未是聖人手段。

一說丹鉛總錄云。程子之意曰。夫子作春秋。始於平王。定王風於黍離。錄西歸於鄘風。采美人於簡兮。蓋

未嘗一日而忘西周也。故曰吾其東周乎。言如有用我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意不至于文武成康之盛不止也。

問仁章

觀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體寔勘之宇宙。故夫子告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恭寬信敏惠。豈是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實工夫方能發。皆中節有感必應。若是故又說下五句見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總是鞭子張以近裏與論行論達亦

同○意○

佛○胎○章

疑○問○云○其○可○以○自○試○于○磨○涅○處○全○自○其○心○之○神○明○變○
通○來○此○聖○人○自○信○得○過○者○故○下○文○緊○頂○吾○豈○匏○瓜○也○
哉○二○句○見○得○天○生○聖○賢○將○使○見○用○於○世○安○可○置○其○身○
於○無○用○之○地○哉○ 玩○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遘○會○
便○爲○人○之○所○不○能○爲○爲○人○之○所○不○敢○爲○處○ 疑○問○補○
云○游○立○軒○云○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
縱○之○權○固○在○我○矣○非○止○言○吾○當○爲○世○用○而○已○此○語○何○
等○員○融○

一說龍溪云有形有色故不免于污壞所謂器也。夫子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

六言章

口義云蔽是爲意見遮隔了一層此理便通透不去。隨分你外邊做得近似只是氣質之偏不是達德。好學而好仁等此便是學不好學而徒好便是蔽。則心體爲主以觀六者之變一則六者爲主而以吾心從之。袁七澤云正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漢儒云學者

心之白日

一說義府云六言只是羨慕六箇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德而曰六言

學詩章

疑問云小子何莫學夫詩學字重全是要它于諷詠中深加體會工夫故下文下可以遠之近之多識等字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蔡氏云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與觀怨羣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有可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

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乎。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非必指定某可以興某可以觀也。

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爲二南。豈教其求之於二南。正教它。邇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阻隔。故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禮云章

曰書言言
淮海云玩四云字兩乎哉不說出和敬字而咏嘆滯
洩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色厲章

剛正云此必指當時在位之人說故曰譬諸小人。
世之真能爲小人者必其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
也。惟此一流人。既無其才而好作曖昧。其寔無時不
慌。無人不畏。卽譬之於盜。亦是穿窬之盜耳。鄙之
甚也。

鄉愿章

孫奕云注原與愿同非也。所謂鄉愿卽推原人之情

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爲德之賊也。中玄云。鄉者鄙俗之稱。非是。若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何以能亂德。饒雙峯云。一鄉有君子小人。鄉愿都要它說好。同流合污。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它好。周注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故曰鄉原。王龍谿云。鄉原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所以爲德之賊。

道聽章

管云。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道聽者聞。

言而未反于已。塗說者影響而輕述于人。此鹵莽滅裂之徒。豈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鄙夫章

謂之鄙人。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污。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唯鄙且忽之。故以爲不可與事君。然亦不必其不與事君。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克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真天下之大奸也。真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

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爲此章注疏。王逸季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已至於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三疾章

陳用之云。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疾也。原旨云。曰肆曰廉曰直。猶是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亡。此卽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章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爲邪眩。遂有正不勝邪時節。紫眩而朱奪矣。鄭奏而雅亂矣。利口信而禍基矣。若曰似能惑真。則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只爲人情易趨于物欲。故不覺爲欲所動。邪以勝正。流禍無窮。故夫子惡之。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重下句。○愚按奪朱亂雅。亦人心之變。非小事。且曰奪曰亂曰覆三字一例。似只平說爲長。管云。孟子佞與利口並稱。而此不及佞者。蓋佞以才稱。不專尚口。利口則無佞之才。而有其僞。其害尤速。故云云。

無言章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
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已都撒出來了如
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又更說個甚底若是言如能
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
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原旨云四
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
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在亭毒而在吾心餘
杭政禪師有問師以禪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
語吾懶寧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

問。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答問云。人若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不倦處。

孺悲章

孺悲不見之故無攷。或曰。哀公使之來學。其意未誠。故堅其志。亦未必然。

短喪章

管云。此必宰我居喪。至於期月。自覺哀心已退。不樂於矯情違俗。而以真情質夫子也。曰。安亦其時自反之心。而不敢矯言以欺夫子耳。愚謂人所稟真不

能無厚薄。觀子夏子張終喪鼓琴有成聲不成聲之別。槩可推已。先王酌人情之中制爲三年。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亦不得率心以廢禮。非謂人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亦不能必天下萬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禮之所自。制言之。若曰。禮生於心者也。心既散矣。僞禮何爲乎。故夫子亦不與之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痛也。至我真不見其不安。而夫子無如之何矣。乃于出而復以三年之愛。天下之通喪傲之。見子卽獨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顧復。

修。人。世。之。常。禮。亦。自。有。不。可。忍。然。安。者。舊。說。痛。詆。宰
我。固。不。深。思。卽。謂。有。激。於。世。之。居。喪。僞。飾。者。而。有。此
問。則。聖。門。弟。子。亦。大。不。着。裏。矣。明。農。漫。語。云。宰。我
憂。禮。壞。樂。崩。正。是。不。知。禮。樂。之。本。食。旨。不。甘。等。句。正
是。禮。樂。之。本。朱。子。云。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
禮。矣。唯。樂。無。所。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
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
而。崩。一。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者。故。夫。子。不
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二。段。論。理。極。是。但。宰
我。只。是。叙。人。事。之。更。變。以。喻。人。心。耳。文。氣。似。不。須。深

論。讀書記云。子也有三年之愛于父母乎。此詰問之詞。正打動他處。

飽食章

義府云。心是活物。無所用便放。心放便無所不爲。日難矣哉。所包甚廣。疑問補云。難矣哉。凡二見。一見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見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見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

尚勇章

初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壓血氣的精微處。

存疑云、義以爲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

一說、疑問補云、義以爲上者。以義爲最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有惡章

刪正云、仁者愛人。君子宜只有愛無惡。故曰君子亦有惡乎。夫子之惡。惡其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其心術之不正。下流不專以位。人品之流於汙下者亦是。觀後篇以紂爲下流可見。

女子小人章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四十四章

夫子曰。四。十。日。五。十。限。年。以。鼓。學。者。之。進。也。

微子章

殷紀云。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箕子乃爲紂所囚。或問云。論語以事之難易爲先後。故與史書事實者不同耳。饒氏云。當以論語爲正。顧涇陽云。或去或奴。

或死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
爲感悟獨夫地也其說甚妙由今思之微子以宗子
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
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
前又皆未安唯其雖總爲獨夫計而較三人時位情
事由乎天理而順卽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
故夫子斷之曰三仁王弼州云去易也奴則難死
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夫子曰殷有三
仁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卽封宋之微
子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非

不知天命有在。然爲宗國痛。不無興亡之感。觀其屢稱文王太伯。而不及武王。其意槩可想見。

士師章

玩何必去父母之邦一語。則知柳下惠之三黜不去者。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讀直道枉道之論。和者之氣象。溫厚悱惻。千載之下。猶可想見。

齊景公章

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薄。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當年累世之讒人。而治心隳矣。孔子

之行。正在於此。今人必欲說壞時君。故併季孟之間。亦說他不是。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孔子豈遂樂而安之乎。

一說管云。以季孟之間。正指尼賂之封一事。指田祿。非指禮遇。

女樂章

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恨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苦無策耳。齊人窺見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

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間。故明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于鄰國。內分謗于至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卽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膳焉。夫子猶行也。不然桓子果誤於一時。則夫子行矣。可以悟矣。引躬自責以反優游之駕可也。寧待死之日而始悔不用耶。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章

楚狂丈人之流。皆非無與於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

如孔子之大。故潔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夫子以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襍。故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卽周流轍環之心也。楚狂丈人以既絕用世之念於心。豈復聞用世之言於耳。趨而避之。至則行矣。猶然斯已而已之心也。然絕而唯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於治亂者也。楊兆開云。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而見亂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以於治亂。

沮弱章

管東溟云。夫子以聖德當亂世。每多傷感之言。然其

平日最苦心處。則見於此章。憮然數語。蓋當是時。上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國旣以女樂而去。列國又以伐木削迹而窮。憤世者將棄斯人爲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羣焉而已矣。夫子則天將以之爲木鐸者。易世之責安辭。欲易無道之世。則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至於易世之志窮。而後欲以斯文待後死焉。則又以萬世之人羣爲與也。然味有道不與易之言。則世有皇極之君。而推援偶虛。夫子自依遯世之中庸而不悔。

丈人章

疏云子路曰是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按此最近理。若謂丈人挈孥以行。則子路向誰人空語乎。○投淵洗耳。隱者之心也。乍露倏藏。隱者之章也。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竒。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雞黍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故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歷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爲非常人耳。必以爲諷孔子招子路未必然也。後世如魯連却帝秦發聊矢蹈東海不復見。同是一局。

逸民章

逸民非遜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之
所爲也。夫子棲棲道路。楚狂丈人之流。猶欲接言通
情。以迴其泉石之轍。而至是自托於逸民之後也。雖
曰我則異於是。而意則滋戚矣。逸民中間有三黜
不去。及端拱南面。以君吳者。恐不可曰無位之稱。曰
逸民者。猶言天地間之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爲。
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爲快。若孔子則欲
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世不可。卽我
之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疑問云、
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

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意在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不足以見二子也。包氏云。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降志辱身。對不降不辱的看。隱居放言。對言中倫行中慮的看。廢中權。謂當是時止。有一廢。卽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諸子惟先有不可之見於胸中。故卽不可。可得當。自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不可於胸中。故卽不可。偶與二子合。自是無可無不可。許

敬菴云。虛齋謂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事當有可不可在。愚謂事既有可不可。卽心有可不可。雖有可不可。而實無可不可。此所以爲聖之時。逸民唯真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唯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疑問云。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

太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管云。夫子嘗言三桓之子孫當微。又逆斷。

季氏有蕭牆之禍。及兩楹之莫未久。三桓果爲魯君所戮。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無爲所累者哉。擊賢太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禍。踰河蹈海。有由然矣。記者記此于逸民之後。魯公八士之先。傷今懷古之思深哉。陳潛室云。記此篇于歸女樂之後。不無微意。原旨云。曰適避地也。曰入則終身焉而已矣。

魯公章

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于貽謀之過。

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
漸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刑耳。故記者
于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
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不然論語非周書也。胡爲
而記此乎。疑問補云。此魯初事也。叙於衰周之後。
煞何等追慕。

八十章

原旨云。三人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篇
之始末。以見商周興衰之兆。王宇泰云。記魯末賢
人之隱遯。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

士見危章

初問云。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于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詞。

執德章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者。而曰焉能爲有亡。則子張之所學可知矣。子張蓋窺見仁體。而以萬物一體爲學者。非如後儒徇外爲人之說也。

問交章

管云。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人翕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寔相成。子夏之門人。既以交道問子張。則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訓詁家不必又持一說。以稽其言之弊。一說。君子尊賢二句。是引語。真是交道之的。子張却添出我之大賢四句。其勢便不容止衆人而容不肖。不止矜不能而矜濟惡矣。反不如子夏拒之之爲自守也。故曰過猶不及。

小道章

此只就小道上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

道也。管云：夫子常慮子夏爲小人儒。今其言如此，則其進於君子之上，達可知矣。

日知章

疑問云：言吾心固有而易亡者，日求知之。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要看得活。若云日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真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故曰好學。補云：二語猶言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語意言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爲計也。要看得員融。一說：此章論知也。人心常知，則方寸之中，孰爲亡，孰爲能，息息分明，亡消亡也。知能合一，其知處卽能處。

也。日月勿泥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如此豈不是好學。

博學章

學問思辨皆所以攝心而非心也。然舍所攝之心。心更將在故曰仁在其中。朱子云凡言在其中者非在此而自在。此之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爲仁。然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同語氣。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擇來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爾。從疑情上問。卽是切問。從疑情上

思。卽是近思。若不曾起疑情。而汎汎問之。何等不切。漫天漫地思之。何等不近。故有參話頭。一生不透者。不曾起疑情故也。

百工章

學以致其道。只重學字。學則自然致于道。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之者。北方之學沒者也。此說致字殊妙。

小人之過章

必字當看。

三變章

三變自望之。卽之聽之見來。君子未嘗有變。紹聞編云。須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彷彿。

信而後勞章

疑問云。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自家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若說必待交孚。則民信君信。非一朝夕之故。設有事當勞。時當諫。亦將曰。是未信而始寘之乎。

大德章

朱子云。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愚謂此是專力于大之詞。若是大德。不踰小處。亦必可觀。尋孔云。所以子夏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饒雙峯云。此是論觀人之法。若以之律已。則一毫不可放過。細行不

矜終累大德。如何可出入得。

一說、龍溪云、大意言但得大段頭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于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悟後語也。

洒掃章

蔡虛齋云。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高于子游。口義云。本就在末裡頭。精義入神。就在洒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只下學的事。其精義入神。在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也。孰謂末之外。另有本之可言哉。

刪正云。譬之天。只是一雨。而草木得之。或培其本。或暘其枝。各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聞之。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自不齊。在君子焉。可誣其未至也。君子只譚下學而上達。自在裏許。須玩他焉。可二字。玩子夏之言。則知君子之道。卽聖人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爲洒掃應對進退耳。非子夏不教之以本也。

仕優章

問子夏之言。似爲當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

則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紹聞編云：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爲餘功，互相發也。子夏之所謂學，亦誦讀之學耳。

喪致章

崔子鍾云：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哀者喪之本情也。能致乎喪，則情文之備，不待言矣。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

吾友章

管云、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爲言。亦謂在若有若無之間。而非以爲不仁也。諸子皆稱日月至焉。而獨以不仁料子張者。蓋仰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

堂堂章

管云、堂堂者言其光明正大之氣象。可爲人表也。然以其才局太高。而深沉未足。故難與切磋而爲仁。又云、子張問云。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質之近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善人之

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縝密。與子張之濶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仁耳。觀此言則曾子以友輔仁之學。亦近于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而其引進門人。不無遜于回賜可知矣。

自致章

胡氏云。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

孟莊子章

或疑莊子之父獻子也。其人與政之不改。何足見稱。蔡氏云。唯善而不改。正見其難。未爲的論。愚意莊子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文子亦賢父也。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不之遵也。夫子將有感于武子而稱莊子歟。存以再質。

陽膚章

得情須根上失其道來。蓋得其所以致刑之故。將痛

之不暇而忍喜乎。卓吾云世之能聽者非少也。而類以得情爲喜者。由其不能視民如子也。子之訟於父母。豈有以得情爲喜者乎。隨諸子之曲直而剖判之。不得已也。而其心則惟欲子之無訟也。

紂之章

疑問云。此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君子之過章。

君子有偶然之過。如顏子之過是也。有不得已之過。如周公之過是也。大較是光明正大。在人目前。只一無心說。它不像。

公孫朝章

王。宇。泰。云。大。是。形。而。上。者。小。是。形。而。下。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自。賢。不。賢。之。分。量。見。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自。夫。子。之。分。量。見。也。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自。賢。不。賢。識。之。有。大。小。自。夫。子。學。之。無。大。小。管。云。宰。我。稱。夫。子。曰。賢。於。堯。舜。而。子。貢。第。曰。夫。子。焉。不。學。孟。子。稱。孔。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聞。而。知。之。而。子。貢。則。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不。事。張。皇。而。其。大。自。見。且。藹。然。爲。下。不。倍。之。心。法。可。謂。論。聖。者。準。矣。

宮墻章

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大是有根柢之言。不得其門四字。子貢雖是淺提。叔孫學者不得草草看過。試思三十七。豈便人人得其門而入。

日月章

一說管云。日月非但形容高不可踰已也。意與曾子江漢秋陽之狀相同。蓋日月明出地上。夫子之性體澄徹。匪夷所思似之也。

爲恭章

參疑云。天只是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聖德妙入無形。故亦同天。前註云。日月言其高。此云化

不可爲。便可見就神化處言。非言高也。疑問云。夫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者。聖心之妙。不可形狀。且亢庸。匪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管云。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此意亦好。又云。立之四句。想原有是語。故下所謂二字。四句平非教養淺深之說。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

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沒。天地晦暝。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章

說者謂門人曩括夫子之言以立極。非也。禪宗元曰。此孔子常常諷道之詞云耳。孔子上無堯舜之遺。下無湯武之勢。日聞生人之勞呼怨咨而已。之德澗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耳。此聖人之大德也。無容問答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或謂通章以中字作貫亦非也。帝王當禪受而禪受。當征誅而征

誅無弗中者。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敢怠遑。此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等語。可見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堯舜言道而不及治。湯武言治而不及道。治卽道也。抑性反之殊。時勢之別歟。末節約畧言之。見帝王之承天子民者。總不外此。其本則在兢業之心。祝子小言云。學者不領會中之所以爲中。以意執之。長作胸中一緣影。大有不洒洒在。夫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古之執中者。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是。二今之執中者。如人以

手持物是二不是一。是二不是一。不執之彼自以爲失之。卽執之猶以爲失之。蒙引云。百姓有過二句。人都不想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一人不歸于善也。不然只恁責己何爲。末節初問云。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詐僞。便懶散。便有我。愚謂四者固是心體。但人心必有至一者。而四者始應用。而形謂四者爲精一。之所必該。則可謂精一。正在此處。則不可。且本文對得衆人任等字言。明是言治法。非言心法也。治法

不在心法之外。然相濫亦不是。

尊五美章

疑問云。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可見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正衣冠。尊瞻視。非別有一心在外面用。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于威儀之間耳。疑問補云。虐暴賊。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悠緩之惡也。又云。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吝。其惡與虐暴賊等。

不知命章

一說。海蠡云。命卽天命之謂性命字。學者所學何事。

而不知天命。雖行詣極其完。建立極其偉。亦只是目
用不知之百姓耳。何以爲君子。

四書說叢卷十終

無回岫 後學

章炫然若倩

訂

章如錦無文

孟子大意

韓昌黎謂孟子非軻自著其徒公孫丑萬章附益之
非也。無論其微言與旨。卽對齊梁諸君數章挑發警
醒。靈變縱橫。使聽之者筋絡精神。提掇其手。欲悲則
悲。欲喜則喜。章丑其孰能贊一詞。七篇皆救世而作。
又所遇皆庸君下士。槩多有爲之言。其大旨則在開
人心之陷於功利而亟提仁義以喚回之。其使人識

取仁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二字。性善二字。千古未破。自孟子發之。今讀其書。無論見牛不忍。諸意是性善宗旨。卽一言一句。莫不自性善發原。亦莫不是引人同歸於性善。真是濯熱海之清涼。指迷津之覺路。非獨障三說之狂瀾已也。學者以是來之。思過半矣。孟子自言願學孔子。今按其事蹟之大者。與孔子不合有三。孔子出疆執贄。必聞其政。爲貧而仕。委吏乘田。孟子不爲臣。不見。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鳳衰狗喪。蒸豚之外。不聞拜何人之餽。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十。不擯滕薛。二不

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五世四世三世之論。痛見乎辭。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勉時君爲湯武。而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三不合也。是皆有說。是以君子論其世也。當孔子時。諸侯皆周天子封建之苗裔也。士雖異國。皆有君臣之分焉。是時而倡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當從華士之誅矣。戰國則不然。其人多卿大夫。竊國爲諸侯者。也在彼則君臣之義未正在我。則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臣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若倣古實臣師臣之禮行之。因以重其身而亢其道。意若曰。

彼猶之。卿大夫之未受命者云爾。是一說也。諸侯既以竊國君國。因以畏士下士。今是時而孟子獨敝車羸馬。伐木削跡之事。不立。至乎莫若就世主之虛禮。而急實之。因以重士之聲價。以漸挽士賤之陋風。此亦隨時之權教。不得已之苦心也。又一說也。若夫戰國之周。非復春秋之周也。卽有管仲。其孰能尊之。且有謂七國者。非篡姜之田氏。則分晉之三卿也。假令有行湯武之政者。起與之爲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何不可王之。有非識時務如孟子不能見到此也。是又一說也。曰然則與孔子不同歟。曰孟子言之。

矣。其趨一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見梁章

王曰兩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義之利。人主斷斷當務仁義。而不可一向於利。許白雲云。王曰節。正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止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才出分外。則百者望千。千者望萬。攘奪不已。國隨以亡。好利之勢。必至於此。曰何以是。商量謀利之詞。舊說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言利矣。○愚按此正迂儒之論。戰國之君中於利者。

已深欲以空空之仁義奪之其誰信焉且孟子好勇
好貨好色猶不憚以引君而豈諱言仁義之利故再
曰何必曰利正見自有仁義之利在何必沾沾言利
爲也孟子引誘時君多此類不可不知。疑問云二
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末節足上文之詞此文章法也無深一
層意。

沼上章

惠王看得樂字小孟子推而進之說得樂字大指出
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

所以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唯其借所以能樂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唯其獨所以雖有此豈能樂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上一節如經下二節如疏。

移民移粟章

疑問云。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不自有倉廩之可發乎。盡心之君。當於平時求樽節愛養之方。極輔相裁成之道。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往。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盡心乎。狗彘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物。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曷故哉
王無罪歲而行王道天下之民至焉豈直與鄰國較
多寡已也補云救荒無竒然發倉廩以賑濟尚救
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者不可勝計矣乃知
平日樽節愛養凶荒有備者醫家所謂治其本也臨
時發粟賑濟醫家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盡心云
乎哉狗彘二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
知也王道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言
王者如此愛養使民生死有資則王道之規模已具
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而王道大

備矣。二節自是一套事。但叙致如此耳。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之所由關謹之者。一出於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如楊墨之類。不使些須夾雜其間也。就所教之中。又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孟子仁義大頭腦。處於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一說刪正云。衣帛食肉。必五十七十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中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反復而已。○如此說亦不礙。但文義申字似根謹字來。

承教章

人主之不能行王道。由於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承教。緊承狗彘節。一挑發。翻出其病根。猶以爲未甚切。故以爲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尤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懼之。人思及於此。卽八珍在前。馵馱在御。亦將闔七而不忍食。踴足而不忍乘者矣。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是孟子善起沈痾手段。亦是孟子性善宗旨。一部孟子只如此看。爲其象人而用之。不說到殺人狗彘之漸處。須說得甚輕。則使民饑而死處方懇。

切。

晉國章

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不可性急。姑且就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戰必無敵矣。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正用此法。孟子正教以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大抵乘其所欲而引道之。不似宋人之迂濶。暇日之暇。非空閒之暇。所謂化國之日多。舒是也。如世說則孝弟忠信。必待耕耨之閒而後脩矣。豈通也哉。

或問孔子稱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又屢
大管仲之功。爲其尊周室也。孟子則勸時君行王政。
以王天下。如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仁者無敵。不一
而足者何也。曰學者尚論當論其世。春秋時周雖衰。
微其主之義猶在。降而戰國。東西周不足當一巖邑。
卽暴虐不至如夏之桀。殷之紂。而微已極矣。且所謂
七國者。非猾夏之楚。則篡姜之田氏。而分晉之三卿
也。非復周先王封建之舊矣。謹一秦而又方甚肆毒。
彼曾不知置天王於何地。而又何必顧之。諸侯王果
有起而行仁政爲湯武者。非與周爲代也。與六國爲

代也。何不可。且天下之有。但能行仁政。則爲天吏。不能行仁政。則爲以暴易暴。而不可耳。故曰。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意可想見矣。昔有人問陸梭山云。孟子說諸侯行王道。以代天位。如何解。後世疑其教篡奪之罪。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稱之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又曰。伯夷不見此理。武王見得此理。故當春秋而不獎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仍執仁。管仲之成案。便是不識時務。○餘倣此。

見梁襄章

孔子刪書。以秦誓爲之殿。已知周之繼以秦。孟子當

七國搶攘之時。而曰定于一。已知封建之必變爲郡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乃定耳。講錄云。凡出於心所同最一。一故定。人各有心。而其要卒歸於好生。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曰孰能與之。猶是以威力論。庸知民之望仁君如稿苗之望時雨乎。可見戰國時舉世無此等論議人心。亦無此機括。唯孟子一人發之。有功於世教。真大。

見牛章

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闕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齊王志向桓

文則悖其真心。與兵結怨。以戕生民。皆不服。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以王矣。是一篇命脉。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下文反覆辨論。皆從此二句生。愛與不忍。天理人欲。出此入彼。然總是一念中萌動。若解得非愛字出自自然。識得不忍。奈齊王錮蔽已深。不能向愛與不忍源頭分處尋思。却只將愛字來分疏。故孟子難之以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正教他於愛字中識取。不忍齊王却又苦死在愛上纏。故以仁術二字解之。又設身當日之事而提破之。曰見牛未見羊。此真齊王意中之念。偶合之而不能自言之者。所以不覺大悅。而堂下之心戚然再萌。然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與易牛別無二法。有何難者。故緊緊承以有復於王者一段。遂進而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語氣至此一頓。徐解之。曰一羽之

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用恩則王不用。則不王。可見是
心。足以王。特不爲耳。非不能也。用恩如何。不過以我
之老幼。及人之老幼。一推恩而四海可保。古人可及
矣。豈真有難行而不能爲者。今王恩及於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是何物以間於中而不能推歟。故緊
接之曰。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一頓。抑王以下。王不
度。而代爲之度也。本知王之興甲兵。危士臣。在求大
欲。而故嘗之以快心。本知王之大欲。在闢土地。朝秦
楚。蒞中國。而撫四夷。而故嘗之口體耳目。皆塞其口。

使不得轉動也。於是極論求大欲之極難而無成。保民而王之極易而有效。而總教之以自反其不忍之心。以爲本說到此處。真極痛快。故齊王亦請嘗試之。因遂舉保民之最先目前之至急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得其本心。自然制民之產。而禮義可興。王業成於方寸矣。所謂是心足以王者也。桓文之事。豈足道哉。講錄云。此章初說出一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不忍殺人之心。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云此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已發之後則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疑問補云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二字最妙所謂不忍穀觫之心是也。但昔日得於偶觸而不覺今得於開啓而認取爾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傷。而况於民乎。下文快於心正照此戚戚說。一牛不忍其穀觫而萬民忍駟之鋒鏑此心宜何如度者發政施仁卽從此心發來所謂我心有戚戚焉是也。

管登之云。齊王不忍一牛之觶觶。此際不但無一毫
忍心。亦無一毫僞心。故曰。是心足以王天下。後章之
點孺子入井。亦然。蓋孟子真知性善之宗者也。愛
與不忍。所謂理欲同形而異情。孟子欲說不忍。故將
一愛字以別發之。連百姓以王爲愛。亦是假設疑團。
當時未必有此語。不如此齊王安得戚戚。遠庖廚
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之。
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雖君子亦
不過如此。可見得禹湯文武同此血脉耳。初問云。
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恩有明。

但自不用耳。疑問云、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凡二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反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掇語。本卽是不忍之心。註中別解未是。口義云、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於其間。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心。與所度之心是一。王請度之。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疑問補云、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

商賈行旅皆欲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愬。則其情可知矣。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
字看。上只大槩說反其不忍之心爲本。無實下手
處。故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矣。故制產以下指掌言
之。五畝節又制產之實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井田學校不平看。觀制
民之產二節語氣自見。

好樂章

古今之不相沿者。制度聲容也。其意思源頭。總是宜
暢其和心。世主識得此意。欣喜歡樂。上下交同。卽此

便是先王。雖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
辟。與咸英韶濩無異。不然。雖事事步趨先王。只是世
俗之樂耳。觀下文鐘鼓管籥羽旄干戚。豈有兩樣。而
一以驩呼。一以愁恨。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實
話。非孟子遷就引君語。齊王曰。直好世俗之樂耳。
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是由樂之情。
直窮到作樂之本。由字不須別解。觀今王二節可
見。疑問補云。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
心快樂是爲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
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

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牽疾不自在。是爲真快樂耳。卽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卽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蓋如此。今王四句。一樣喝起。大有意味。原旨云。舉疾首蹙頰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問其爲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大有意思在。

問圓章

疑問云。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論大小。文圍七十里。先儒有辨意。當時齊王旣廣其圍左。

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因其語意而開誘之。其事之有無，正不必論。管云：朱子表文囿在三分有二之後。論世得矣。猶未察其地也。周都岐豐，山林多於原野。囿雖七十里，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民反食其利。安得以爲大。齊都管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卽有山林可依，必侵及民之耕地焉。觀蘇秦說齊曰：臨淄之地，車轂擊人肩，摩則管丘之郊可知已。民未沾一毫之利，而懼禍滋深，安得不以爲大。然三代之衰，國以四時之蒐苗獮狩爲一重事，而民俗澆漓，日甚。無禁則法弛，儒者不可執孟子之說，而謂齊國可

以無固。固禁可以無設也。

交鄰章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直氣象。規模而已。孟子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體者也。但人主動於一己之私。則爲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所以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勇何妨於仁智也。故舉文武二字證之。以文王較密。則周大而密。小以武王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者。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之心而發。

耳。仁智不廢勇。自是實理。非止因齊王之好勇而引之也。朱子云。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者事大。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畏天猶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卽下文順天者存意。何未京云。湯文始字夷葛而事之。及終不可化。禍及於人。又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方吳與獯鬻之強。太王句踐卑躬而事之。然必自強於政治。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耻。此知之明也。若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

四書詩義
而不能自強。是無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
可見勇輔仁知而行。非孟子洞達本原見不到。

雪官章

齊王之問。與沼上同意。孟子之答。卽賢者而後樂此
之意。其所以能樂者。在推己之樂與民同。而不使非
其上耳。恐其不信。故舉齊之舊事告之。舊以賢者
屬孟子說。前後不相照應。徐巖泉云。樂民四句。泛
言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爲上
的身上說。言其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下文然而
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註未是。疑

問云、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原志比先王。故晏子備陳先王之觀。而旁及今時之弊。隨結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緊承曰。惟君所行一句。正進之以法先王。非以古法。今弊。令其自擇也。註意未是。質言云。適諸侯節語。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耳。若云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未有無事而空行者。其餘非春省耕。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公說之而行。正舉省耕省斂之典也。與巡狩述職。絕不相干矣。蘇子由云。君有

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者不能也。講錄云。好看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矣。

明堂章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孟子不與論王之當毀不當毀。而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講錄云。必先施此四者。先

非先後之先。只是留心之意。陳氏云。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時君意。正詞辨。

王之臣章

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他○之○矣○。○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孟○子○平○日○引○君○之○法○。○全○是○挑○動○其○真○心○。○使○其○線○索○在○手○。○不○得○不○從○。○如○說○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孳○而○不○知○發○。○則○憲○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如○反○復○論○易○牛○之○

足王則宣王曰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故一則明
言率獸食人之害一則告以井田學校之利若王顧
左右而言他譬之醫者甫得病證而復傳別經且牙
關緊閉不肯受藥雖有盧扁將何所施余計其言其
在將出畫之日乎

故國章

黃貞父云戰國人主輕用輕舍甚且輕殺日以其身
立於仇讐不測之間無親臣矣安得有世臣又何以
能國所以然者只是進時不識耳故下面見賢見不
賢見可殺幾見字正對何以識其不才發藥又就

通章挑取精神。指出如不得已四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末句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卑踰尊。疏踰戚。不必就他日說。只就進賢時說。便有。管云。不以左右大夫爲據。而以國人爲據者。此在齊廷當機之言也。疑問云。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四唯仁人放流之。逆誅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勿分作二事。黃云。必如此。然後所用所親者。真賢而有益百姓。所去所殺者。真有害百姓。民與賢。賢與國。相維而成。故矣。講錄云。如此然後可以稍不如此。將求爲匹夫。

而不可得矣。可畏哉。

獨夫章

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係○不○小○。齊王之間。頗有看樣之心。孟子以誅字易弑字者。使知桀紂不君。故湯武不臣。儻桀紂未至於獨夫。則湯武不免爲弑君之賊。正逆折其萌芽處。

孟子平日勸世主爲湯武。至齊王論放弑。則義正辭嚴。不少假借如此。可見世主無湯武之仁。而竊湯武之事。因名教所必誅也。故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巨室章

兩節總是反復諷王不任賢意無淺深。管云士幼學在仁義而戰國之主一時以功利之說求之故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曰教玉人雕琢玉則何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不必作正意解朱子語類云言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所學後譬只是申前譬朱解本明後人自誤耳夏雲渠云舍所學而從我本以比斷而小之然又有委任不專意故又有琢玉之喻是迤邐說來又云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

伐燕章

疑問云。宣王志在於取。故妄認五旬而舉之。是天意。不知天意在民心。悅不悅。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爲文爲武。然後可興誅討之師。專征之師耳。

取燕章

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却又取之。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

策相去千萬矣。燕民之菑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於歸市者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講錄云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者言兵端自我啓也。原肯云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魯章

穆公只咎民之不救有司。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講錄云：穆公只在尤民。孟子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行仁政而民親上，死長，卽是出爾反爾之理。親上死長，正應疾視其長一句。

事齊事楚章

以五十里之微，介兩強國間。苟欲亡之，卽金城湯池，析骸炊骨。如泰山壓卵，未有不碎者。但立國之道盡

其在我故。孟子教之以築城鑿池。與民死守。非謂是
遂足以抗齊楚。亦不能保滕之終不碎於齊楚也。但
自守之常道。當如是耳。疑問補云。無已與無以異。
無以者。無用此爲也。無已者。無可奈何也。效死而
民弗去。不可草草全。憑平日固結。是則可爲也。正教
他○此○處○着○力○下○手○做○。疑問補云。鑿池築城。與民死
守。有○許○多○綱○繆○捍○禦○意○在○是○。卽○次○章○所○謂○疆○爲○善○者○
曰○效○死○而○民○弗○去○。民○自○弗○恐○去○也○。是○如○何○氣○象○。

築薛章

截長補短。不能五十里。卽欲遷。遷到何處去。孟子非

教之以遷。正。堅其死守之心也。若曰遷非易事。卽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君子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者。不在遷不遷也。但創業垂統。使之可繼。此外非我之所能必。亦非我之所敢必也。君如彼何哉。二句正勉之以死守。非教之學太王也。爲善。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效死而弗去者。正是爲善處。創業垂統。正是爲善。非遷延如綫之緒已也。疑問補云。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責成於已。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又云。彊爲

善者。今日爲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今日爲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爲之。一如太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爲善之外。別無可以自立之方也。

竭力章

古之竭力事狄而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雖遷而不失。不然則守。或人死守之說。爲正耳。君請擇於斯二者。意重死守邊。孟子敘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述或人效死之說。直恁斬截。意自可見。是時滕無棄地如岐者可遷。其

勢不得不出於死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唐荆川云。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率民以去之詞。祖宗累世之赤子。豈忍棄之狄人乎。夏云。何患無君。虛虛說。是姑慰邠民的說話。或疑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孟子獨不聽滕文事齊楚。而教之死守者何也。曰。太王勾踐。皆內彊其國而外事人。滕文弱而淺謀。直倚人爲命。非智者之局也。故教之死守以立國。虛齋云。滕文不患不能事人。特患不能自立。其論良是。

魯平公章

疑問云。此章與公伯寮愬章同意。聖賢公此。非以命自譖。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夏雲渠云。行或使之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此便指天。天字不在非人之所能爲句內。臧倉之譏甚巧。而樂正子貧富不同之解。正墮其計中。卽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不是安命。

四書說叢卷十一 終